

历史

延续万年的丑闻

(意大利) 艾尔莎·莫兰黛——著
万子美 等——译



ITALIA, ITALIA
SCRITTI SCELTI DI WAN ZIMEI

意大利，意大利
万子美作品丛书



意大利，意大利——万子美作品丛书

历史

——延续万年的丑闻

(意大利) 艾尔莎·莫兰黛 著

万子美 袁华清 徐青春 译



外文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延续万年的丑闻 / (意) 莫兰黛著；万子美等译.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2

(意大利，意大利：万子美作品丛书)

ISBN 978 - 7 - 119 - 04978 - 6

I. 历… II. ①莫… ②万… III. ①长篇小说-意大利-现代 IV. ①I54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22751 号

责任编辑 崔黎丽 杨春燕 刘芳念 杨 璐

封面设计 一瓢设计·邱特聪

印刷监制 张国祥

历史——延续万年的丑闻

(意大利) 艾尔莎·莫兰黛 著

万子美 等译

© 2012 外文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出版人 徐 步

出版发行 外文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中国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网 址 <http://www.flp.com.cn>

电 话 (010) 68320579/68996067 (总编室)

(010) 68995844/68995852 (发行部)

(010) 68327750/68996138 (版权部)

印 制 北京中达兴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34

装 别 平

版 次 2012 年第 1 版 2012 年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119 - 04978 - 6

定 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译者简介

万子美，资深翻译家。

1943年1月5日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

1967年北京外国语大学意大利语本科毕业。曾担任《光明日报》驻意大利首席记者，北京利华经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意大利欧罗普黄金首饰公司执行董事，意大利欧罗华责任有限公司总裁。现任天津六维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华中农业大学楚天学院商学院首席教授，欧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总顾问，意大利罗马华侨华人联合会荣誉会长，意大利《欧华联合时报》总顾问，湖北省海外交流协会、湖北省海外联谊会 and 湖北省归国华侨联合会顾问，山东省海外交流协会海外顾问，武汉市海外交流协会副会长，武汉市海外联合会和武汉市归国华侨联合会顾问，北京世界华人文化院顾问。

在担任驻外记者期间曾发表过上千件有关意大利的新闻报道和报刊杂志文章。主要作品有新闻集《透视意大利》、《穿》，以及大量翻译作品：如《犹太人变迁史》、《两尊古希腊铜像的发现与研究》、《2000年的世界》、小说《安娜姑娘》、《少女奥尔索拉》、《天使岛》、《佩斯卡拉的故事》、戏剧《女店主》、《老顽固》、长篇小说《历史》、《利皮的生平与创作》、《外国文学家大辞典》意大利条目。1989年，为祝贺《透视意大利》一书出版，意大利总统科西嘉在总统府为万子美先生举行了赠书仪式。

1983年10月2日意大利全国摄影家协会授予功勋摄影师称号。1993年6月2日意大利总统斯卡尔法罗授予意大利共和国功勋骑士称号，并颁发骑士勋章和证书，2002年7月22日意大利总统钱皮授予意大利共和国加勋爵士称号，并颁发爵士勋章和证书。作为侨民，相继获得两任总统的授勋是非常罕见的。



“丛书”总序

万子美先生是一位在中意两国都声名显赫的文化学者。他1967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系意大利语专业，曾担任光明日报社驻意大利首席记者多年，此后一直从事意大利文学翻译与文字书写工作，又有近30年在意大利侨居、经营中意进出口实业的丰富阅历，译作与著作达百余万字。基于他对意大利的深入了解，加之厚重的文学与翻译功力，他既是中国的意大利文学翻译名家，也是备受意大利人尊敬的文化交流使者，被誉为把意大利介绍到新中国的第一人，中意两国友好交流的民间大使和东方的马可·波罗。1993年和2002年，意大利总统斯卡尔法罗和钱皮先后两次分别授予他“意大利共和国功勋骑士”和“意大利共和国加勋爵士”的称号，并颁发了相应的勋章和证书。自1861年意大利王国建立以来，他是唯一两次荣获该国此项最高殊荣的外国侨民。

作为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侨领，万子美先生为侨界的团结与建设、为侨界与住在国主流社会的交流与沟通、为维护华侨华人的合法权益、为华侨华人企业家回国创业发展以及国内政治界、经济界、文化界的官员和人士到欧洲国家的友好访问与交流合作，多年来一直默默无闻地工作，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侨界享有极高的声望。先后被推举为欧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总顾问、罗马华侨华人联合总会荣誉会长，意大利华商总会常务副会长等十几个任职。与此同时，作为一位卓有成就的专业新闻工作者，万子美先生还对华文媒体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难得的积极贡献。他曾是《新华时报》的股东和第一任总编辑，该报的创刊词和其后发表的许多社论、社评和重要文稿都是他亲手撰写的。他至今还一直担任着《欧华联合时报》总顾问的职务，对于该报的建设与发展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万子美先生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翻译界的意大利文学翻译名家。他翻译出版的哥尔多尼喜剧《女店主》、《老顽固》，自1989年首版以来多次再版，迄今仍被视为经典译作广为传播，并被搬上中国舞台演出。他翻译出版的意大利作家加布列莱·邓南遮的中、短篇小说集《佩斯卡拉的故事》、以他为主笔翻译出版的意大利女作家艾尔莎·莫兰黛的长篇小说《历史》，以及他翻译出版的其他意大利文学作品，文字精准优美，气韵舒展流畅，皆为中国意大利文学的上乘译作。长篇小说《历史》

更是我国第一部直接从意大利文翻译成中文的文学作品，在翻译界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除此之外，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万子美先生在其任中国驻意大利记者期间，曾写作了大量研究介绍意大利文化社会生活的优秀学术文论及专题文章，这些论著，与他的译作相得益彰，成为中意两国文化深入交流的重要标志。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全球化的大视野下，中国与包括意大利在内的世界各国交往日益密切，合作日益发展，彼此互为依存，双方互惠共赢，已成为一种必然趋势。我们再读万子美先生当年的译作著作，不由得深深敬佩他对于这一切所做出的孜孜不倦的努力与奉献。无论是回顾还是展望，再版万子美先生的著作精品，可称之为中意文化的又一次对话与握手。经典是永恒的，日久弥新。对万子美先生的著作而言，对他用笔推荐给中国人的意大利和意大利文学作品而言，都是如此。

罗意才
辛卯年
十月

序 言

万子美和我是业界的同行。从某些方面来说我们的生活几乎是相同的。他是一位中国记者，在意大利生活了将近30年。而我是一名意大利记者，在中国也生活了近20年。但是我们生活的体验却迥然不同。目前我很荣幸地在北京担任意大利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生活在北京的这些年里，我亲眼目睹了这个国家在我眼前发生的变化。改变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我觉得其本质并没有什么变化。有些方面甚至还存在着某些习俗和传统的回归，有的甚至是我在1975年9月享受意大利外交部提供的奖学金第一次来到北京的时候都没有见到过的。可见传统从来都不是彰显的，但却是活着的，它在无声无息地活着。一旦政治环境许可，随时随地都会表现出来。

我看到过普通老百姓的中国。我在“开门办学”环境中的一个人民公社“劳动”过，看到过毛制服的中国和自行车的中国。我见证了个国家向世界开放和她的经济复兴。想当年，中国人不准同外国人讲话。而今天，他们可以随意地与我们自由交往，可以到国外去休假。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拥有一本护照只不过是少数人才能够享受到的特权。今天中国人和我们意大利人所面临的问题，也已经变得十分相似，许多方面甚至都完全一样，例如就业问题、健康问题、子女问题、房子问题、汽车问题等等。我们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多。当然我们在生活习惯上还依然存在着差别。幸亏还存在这样的差别，我真的是这样认为的。

万子美也亲眼看到了意大利的变化，但是他看到的变化没有这里的耀眼，也没有这里的辉煌。在这几卷文集中他就向我们讲述了他所看到的这些变化。这是他在担任光明日报社驻意大利首席记者期间所发表的新闻集，也可以说是他所付出的一本艰辛集。其实他所付出的还不止这些。

万先生对意大利有着很透彻的了解。他是一位非常有魄力的翻译家。他挑选了一些翻译难度相当大的意大利作家的作品向自己挑战，成功地将一种差异如此巨大的语言的真意准确地翻译成中文。

他的确值得我们报以真诚的谢意，感谢他帮助我们向中国介绍了意大利和意大利文化，感谢他为此付出的热忱和所做出的贡献。

意大利驻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 巴尔巴拉

2011年12月22日

北京



Ambasciata d'Italia-Ufficio Culturale

意大利大使馆文化处

Pechino, 22 dicembre 2011

Wan Zimei è un collega. Le nostre vite sono in qualche modo speculari: lui giornalista cinese in Italia per trent'anni e io giornalista italiana in Cina per vent'anni. Abbiamo vissuto tuttavia esperienze molto differenti. Nel corso del mio soggiorno a Pechino - dove oggi ho l'onore di dirigere l'Istituto Italiano di Cultura - ho visto il paese trasformarsi sotto i miei occhi, cambiare e tuttavia restare nella sua essenza sempre lo stesso. Anzi, per molti aspetti direi che c'è stato un ritorno di usi e tradizioni che non esistevano quando arrivai per la prima volta a Pechino, nel settembre del 1975 con una borsa di studio del ministero degli Esteri italiano. Le tradizioni non erano evidenti, ma vivevano, sopravvivevano, nascoste. Pronte a ricomparire non appena la situazione politica lo avesse permesso.

Ho visto la Cina delle comuni popolari - ho "lavorato" in una comune nell'ambito della kaimenbanxue - ho ancora negli occhi la Cina delle giacche blu "alla Mao" e delle biciclette. Ho osservato questo paese rinascere economicamente e aprirsi al mondo. I cinesi, ai quali allora era proibito parlare con noi stranieri, oggi ci frequentano con tranquillità, vanno in vacanza all'estero - mi ricordo bene quando avere un passaporto era un privilegio di pochi. I problemi - nostri e vostri - sono diventati più simili, anzi uguali per molti aspetti: lavoro, salute, figli, casa, automobile. Siamo più vicini nei discorsi, anche se restiamo lontani nelle abitudini. Per fortuna, direi.

Anche Wan ha visto l'Italia cambiare sotto i suoi occhi. Ma in modo meno clamoroso, meno eclatante. Di questo ci racconta in questi volumi, che sono una raccolta della sua fatica di corrispondente del Guangming ribao. Ma non solo.

Wan, forte della sua conoscenza dell'Italia, è anche un traduttore generoso che si è cimentato con autori difficili, riuscendo a rendere in cinese le sfumature di una lingua tanto diversa.

A lui, vanno i nostri ringraziamenti più sinceri per aver aiutato a far conoscere l'Italia e la nostra cultura in Cina, per la sua passione e dedizione.

Barbara Alighiero
Consigliere culturale dell'Ambasciata d'Italia in Cina
Direttore dell'Istituto Italiano di Cultura

她给读者留下了美好的感情

(代译本序)

接到朋友从罗马的来信，得知艾尔莎·莫兰黛与世长辞，心里感到格外悲痛。

我与莫兰黛虽然没有见过面，但对她的才华和人品却是十分钦佩的。我在罗马工作期间，曾几次同她通过电话。尽管她晚年一直深居简出，闭门谢客，不会见记者，但当她知道我是中国记者，而且是她的著名小说《历史》一书的译者时，却几次破例地答应接待我，无奈终因沉痾缠身而未能实现，使我深感遗憾。

莫兰黛是意大利当代最伟大的一位女作家，她的去世是意大利文坛的一大损失。她于1915年出生于罗马，父母亲都是普通教员，经济落后、社会动乱的西西里岛是她的故乡，清寒的家境使莫兰黛从小便饱尝了贫穷的滋味。在法西斯统治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目睹了墨索里尼政权的反动行径，对备受战乱和饥馑折磨的普通群众以及遭受种族主义迫害的犹太人寄予深切的同情。德军占领罗马后，她到乔契阿里亚山区生活，与当地山民和反法西斯抵抗运动游击队战士广泛接触，为后来的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莫兰黛的作品大多以小人物为主人公。成名作《谎言与占卜》（获维阿雷焦文学奖）、《亚瑟岛》（获斯特雷加文学奖）、短篇小说集《孩子们拯救的世界》和轰动文坛的代表作《历史》等作品，反映的都是普通人的思想、感情、呼声和他们的生活现实。在她的笔下，活跃在舞台中心的都是普普通通的渔民、雇工、教师、店员、游击队战士乃至天真无邪的孩子，这使她的作品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喜爱和欢迎。

在艺术上，莫兰黛从不机械地因循小说创作的规范，不去生硬地摹仿别人的模式，也不去追随某一家文学团体或流派，而是坚持不懈地探索，以其充满诗意的想象和细腻入微的心理刻画自成体系，形成从现实主义到浪漫主义的风格。她热爱生活、向往光明，把生活视为须臾不可离的创作源泉，从生活中撷取真善美的东西，“给读者以晨曦”。她认为，只有这种晨曦才能使读者看清事物的真伪，帮助读者把痛苦的经历总结成有用的经验，产生出新的力量，鼓舞他们继续自己的人生之旅。

作为一位具有丰富社会阅历的作家，莫兰黛深知世界上除了善和美

以外，还存在着悲剧和罪恶、痛苦和不平。她并不讳避生活中的丑恶现象，而是以现实为基础，用“孩子般纯洁的良好愿望”和想象去“净化”现实，甚至直接寄希望于天真无邪的孩子们去“拯救世界”，以此鞭挞现实中的虚伪和丑恶，满腔热情地对生活进行赞美和歌颂。

但是美好的愿望毕竟无法代替现实，尽管她千方百计地企图用自己的想象和希望去“净化”目睹的现实，睁大眼睛捕捉光明的晨曦，而无情的现实却一次又一次地打破了她的幻想。尤其是法西斯的统治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更使她感到深深的痛苦和失望。她一方面猛烈地抨击墨索里尼政权对内巧取豪夺、对外穷兵黩武的反动政策，谴责纳粹法西斯对犹太人的残酷迫害，为生活在社会最低层的人们呐喊，同时又发出“历史是一个可笑的、疯疯癫癫的泥足巨人，一个垃圾堆”，一件“延续万年的丑闻”这样悲怆的呼号。

用神话了的现实和想象中的现实去净化客观的现实，是莫兰黛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一直到她病魔缠身的垂暮之年。她去了，给读者留下了美好的感情和令人清醒的晨曦。

万子美

1986年1月20日《光明日报》

在人类的任何一种语言中，都找不出恰当的词句，足以慰藉那些无辜丧命的供实验用的小白鼠。

(广岛的一位幸存者)

……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

……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二十一节)

“我为文盲而写作”。^①

^① 作者原注：这是秘鲁著名诗人赛萨尔·巴列霍（César Vallejo, 1893—1938）诗作中的一句，借用在此，作为献词。

目 录

一九××年	1
一九四一年	59
一九四二年	89
一九四三年	109
一九四四年	229
一九四五年	287
一九四六年	309
一九四七年	385
一九××年	521
附言	526

一九××年



……妈妈，请给我寄本书目，寄本小册子，因为偌大的一个世界上的新闻，传不到我们这儿……

（摘自《西伯利亚来信》）

……1900—1905 年

关于物质结构的最新科学发现，标志着原子时代的开端。

1906—1913 年

在这个偌大的世界上，没有出现太多的新闻。新的世纪，就像地球上先前所经历过的那些世纪一样，受着尽人皆知的历史运动的永恒原则的制约：“赋予一些人的是权力，给予另一些人的则是奴役。”在此基础上，当前由所谓的资本主义政权统治的各个国家的社会内部机构与被几个称之为“列强”的国家所主宰的外部的国际体系——或称帝国主义——融合在一起。列强事实上瓜分了整个地球，据为己有，形成了一些帝国。其中，意大利是最后入伙的，它渴望爬上大国的地位。为了不辜负这个称号，意大利武装占据了几个不如它强大的国家，建立起一个小小的殖民体系；不过，还称不上是一个帝国。

尽管列强之间纷争不已，有竞争，有威胁，有武装冲突；然而，为了共同保护自己的利益，它们也常常联合起来，组成集团。应该说明，在一个国家的内部，这种利益指的是“执政者”的利益。对于另一些人，对于那些遭受奴役的人，对于那些受益无缘、服役有份的人，这种利益只不过是一种抽象的理论概念，它随着宣传广告的变更而不断改头换面。本世纪初的几十年中，人们最爱说的词便是“祖国”。

当时，两大集团在争夺欧洲的最高权力：一个集团是由法国、英国和沙俄三方组

成的协约国；另一个集团是由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三方组成的同盟国（意大利后来倒向协约国）。

处于一切社会及政治运动中心的，是蒸蒸日上、蓬勃发展的大工业；大型工业体系业已形成，工人变成“机器上的一个简单零件”。工业要运转、要消耗，就需要群众；反之，就不需要。由于工业始终为政权和列强效劳，因此产品中占首位的必然是军火（军备竞赛）。根据大量消耗的经济学原则，军火在大规模的战争中找到了销路。

1914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交战双方是两大对立的列强集团，后来又有另一些盟国或卫星国参战。军火工业的新的（或者说是经过改良的）产品，其中包括坦克和毒气，投入了战争行动。

1915—1917年

国王、民族主义者及各有关执政集团压服了在国内占大多数的反战派（他们被称为失败主义者），决定意大利加入协约国参战。后来，包括超级大国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也加入了协约国的阵营。

由于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了旨在争取实现国际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俄国中止了与协约国的协同作战。当时的口号为：“工人没有祖国”；“以战争反对战争”；“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

1918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协约国及其盟国获胜。战胜国共二十七个，其中包括大日本帝国。共计一千万人丧生。

1919—1920年

战胜国及其盟国的七十名代表参加和会，重新瓜分世界，重新划定欧洲各国的疆界。中欧的各个被打败的帝国寿终正寝，其领土被肢解，其殖民地转让给战胜国。按照民族原则，在欧洲建立了一些新的独立国家，如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德国被迫割让波兰的入海要道革但斯克走廊，这条走廊将波兰领土一分为二。

包括意大利在内的某些缔约国，认为和约的条款不够令人满意并带有临时性质，

因而提出异议（认为这是“残缺不全的和约”）。忍饥挨饿、陷于绝望的各战败国居民，则认为和约不能接受（他们说，这是“惩罚性的和约”）。

俄国没有出席和谈。由于各大强国——法、英、日、美——进行军事干涉，介入俄国的内战，反对红军，俄国四面受困，成为一个国际战场。在这种严峻的考验面前，在杀戮、瘟疫和贫困一起袭来的情况下，共产国际在莫斯科成立，号召全世界无产者，不分种族、语言和民族，加强革命团结，共同奋斗，朝着建立国际无产阶级共和国的目标前进。

1922年

连年内战结束，革命者取得胜利，俄国出现了一个新国家——苏联。全世界一切“饥寒交迫的奴隶”，全都把希望寄托在苏联身上；不管他们是生活在战胜国还是战败国，战争只不过是加深了他们的苦难。而那些把战争当作一场大规模的投机，并在其中大发横财的列强、地主和工厂老板们，则把苏联当作早已听说的、业已威胁欧洲的共产主义“幽灵”。

意大利是欧洲列强中最卑鄙无耻的小兄弟之一。意大利的地主和工厂老板，与被自己奴役的人、还有“残缺不全的和约”的形形色色的辩护士们联合在一起，竭力要求获取杯羹。他们不久便把本尼托·墨索里尼当作自己的楷模和得心应手的工具。此人是个卑劣的野心家，集意大利最坏恶习之大成，开始他企图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起家，后来又觉得转向社会主义的对立面、站到执政者（地主、老板、国王以及日后的教皇）一边更加有利可图。墨索里尼以一个死心塌地、咄咄逼人、然而分文不值的反共纲领作为基础，拼凑了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的权贵集团和刺客合伙的法西斯党。他在这伙人的前呼后拥下，为后台老板效劳；他豢养了一些由乌合之众组成的“行动队”，采取恐怖活动以达到自己的目的。除了承袭原来的国王称号外，再没有任何其它头衔的意大利国王，竟然心甘情愿地把治理国家的大权拱手交给了这样的一个人。

1924—1925年

在俄国，列宁去世。在其继承人斯大林——俄文意为“钢铁”——执政期间，国内紧迫要求合作化、工业化、抵御列强的联合反共，等等。斯大林“社会主义在一国取得胜利”的论点，共产国际和托洛茨基“永远革命论”的理想，不可避免地被撇在一边。马克思设想的“无产阶级专政”，先是变成了一个政党的官僚阶层的专政，后来则蜕化为斯大林一人的独裁。

意大利确立了法西斯分子墨索里尼的专制独裁统治。墨索里尼提出一个蛊惑人心